

前言：2012年的新春，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中，都有着不同的願景。我們當然知道聲聲爆竹、絢麗煙花、不盡人流都是繁榮的註腳，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片土地上，有人或為歷史所遺忘，或為精英社會所邊緣，或為現實所排斥。他們對新年，也有着與我們一樣的期盼。

來自劏房的心聲

在地少人多的本港，居住在劏房中的市民，多為社會的底層。新的一年，他們的夢想與願景並不僅僅是「上樓」。本報記者在社會團體的幫助下，找到了兩個居住在劏房中的市民。對他們而言，新年的願景絕不僅僅是一句祝福而已，而是對生活與生存基本需要的訴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新年，已不敢有願景

生活在深水埗的楊選從2009年起，已居住在劏房中，如今50多歲的他依靠政府綜援生活，記者詢問他為何不找份工作維持生計，他的回覆是：沒有職業技能。加上年齡大，很難再獲得僱主聘用。曾經在飲食行業擔任服務員的他，隨着年齡增長，體力已漸衰退。在以「市場優先」為原則的前提下，他很難適應快節奏、高效率的職業生活。

居住在劏房中何感受呢？楊選並沒有抱怨或控訴，讓記者感到揪心。由於他居住的劏房沒有任何通風設備，處於完全密閉的狀態中，接近花甲之年的他，在2009年中暑病倒，暈倒在屋子中。他指出，當時用盡自己僅有的力氣，憑藉着最後一絲清醒的意識，撥出電話呼叫急救車，才僥倖保全一命。

記者無法以一個精確的數字道出楊選這間劏房的面積，因為將人的不幸遭遇



■楊選終日窩在劏房中。

數據化並不恰當。然而，楊選每月從政府領取的綜援也是在精打細算中度日——每月綜援總額為3100多元，劏房租金需要1300元；靠着社區組織幫忙，每月吃用約1800元。他認為自己根本無從選擇，只能買最便宜的東西。加上本港目前尚無全民退休保障，帶着失望心情的他在老無所依的陰影中向記者表示，他已無膽量再去為自己新的一年立下宏願。他當然希望獲派公屋，然而生活艱難更讓他明白每一天都是恩典。

曾被人誤追債

梁發偉2009年持單程證來港定居，到港後，一家六口全都居住在工業大廈的劏房中。梁先生以做清潔、地盤散工為生，有限的收入難以維持家庭開支，而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每日上下樓梯極不方便。

不久前花園街發生大火令梁先生極為驚心，因為自己的家四周的滅火設備早已過期，倘若遇上大火必定難以逃生。劏房特殊的居住環境帶來心理變化，由於每個單位被隔開，每戶人家之間的鄰舍意識與街坊情誼與一般住戶不同，日復一日，便會感到孤單、沉悶。或許因為這樣，他才想回內地過新年，因為內地親戚多，相互串門才顯得熱鬧。

政府目前要求梁發偉一家盡快搬離工業大廈，他雖然申請了公屋，但市區公屋配額緊張，新界地區雖然機會較大，但對於在市區上班的梁先生而言，若公屋位置過於遙遠，交通成本必然增加。他表示住劏房的人流動性非常大，曾經

發生過一件事：有人誤將他當成是欠債的租客而上門討債，自己與家人都感到很無奈。他不無擔憂地表示，若劏房問題未能引起政府重視，未來低下層民眾的生活將越來越艱難。

新一年梁先生不僅僅希望自己能搬進公屋，也希望政府能夠體察民間疾苦，考慮市民的實際需要，多興建公屋。

基層房屋問題並未解決

李大成是長期關注香港弱勢社群的非政府組織成員，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香港一直採取高地價政策，即使土地供應量增加也難以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弱勢群體根本無希望買房，從而引起一連串連鎖問題：由於家中面積過小，甚至連一張寫字的書桌也難以放置，中小學生連回家學習都有困難，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讓他們無法升學。「知識改變命運」，而住房困難變相影響學習素質，容易出現跨代貧窮。

香港並非處處繁榮，承認陰暗角落的存在，是一種美德與勇氣。劏房的存在是事實，更不能忽略居住其中的人。新年了，他們的願景是對政府的鞭策，也是在提醒大家，他們也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基層究竟對本港而言意味着甚麼？本港貧困人口的數字不斷飆升，中央政府不斷強調「着力解決深層次矛盾」，政府應該堅定落實這句說話。社會福利不是施捨，也不應對領取社會保障的人設置層層關卡，處處設防他們。如果一個社會，出現的階層流動是中產



■李大成認為，本港基層的房屋問題並未解決。

基層化，終有一日，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至所有人，都會為之付出沉重的代價。

誠然，以「經驗論」的哲學思維來看，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天平無論怎麼平衡，也終究會偏向一面。但市場主導與福利優先並沒有矛盾，在不同的財政境況下採取不同的手段，其根本目的都是讓市民能夠受惠。如果在盈餘減少或是赤字嚴重的情形下，審慎理財尚可理解。但在盈餘豐厚的儲備中，福利支出過少，只能看作是政府對自己的宏觀政策沒有信心。

一直有人強調香港目前的房屋問題，基層與社會頂端已經得到了有力的解決，矛盾主要源自中產階級。但事實上，無論是楊選還是梁發偉，均是底層中的底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寮屋並非不存在，這就意味着住屋問題一直存在，短暫的房屋緊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策制定者未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劏房背後實則是利益分配的角力。「房屋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基本的權利」，大眾並不需要其他人來替他們判斷自己的利益何在。願新的一年，住屋問題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



■劏房過道十分狹窄。



■梁發偉劏房的一角。

「明斯克」號的文明懷古

■文、攝：徐全

以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命名的航母，如今成為主題公園，停泊於深圳鹽田，吸引眾多遊人尤其是軍事愛好者前往欣賞。從與途人閒聊或詢問中，記者發現大家較為關心這艘航母與中國正在試驗的航母平台的傳承關係、火力對比等，因而「明斯克」號自身配備的裝置也備受大家矚目。例如，艦載機的種類、作戰半徑、起降距離、自備火炮的射擊速度、艦載導彈的最大射程等。

但遊客對俄國海軍史以及蘇聯衛國戰爭史的資料陳列室則興趣不大。這裡有沙俄、蘇聯、當下俄國的海軍發展介紹；旗幟、徽章的展示；英雄人物的生平等等。一部俄國海軍進軍史盡收眼底。俄國屢次改朝換代，但對國家歷史的書寫，卻始終有一條真理般的主線，令人欽佩。

「明斯克」號航母從鐵甲巨鯨成為主題公園，見證了大國的興衰，被稱為「航空巡洋艦」。這一極其怪異的稱號，引起了



■航母公園的艦橋景觀。



■航母公園的甲板。

記者興趣。若從文化角度思考這一表述，確有「物非人亦非」之感。

從文化角度看，當帝俄時代的貴族陶醉於「泛斯拉夫主義」的歷史想像時，東斯拉夫文明的發源地——烏克蘭，已在黑海文明的引領下，為中古時期的基輔羅斯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被視為俄國文化象徵的果戈理、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人，其實均出生於烏克蘭。那片土地的文化已經成為聯結東西歐的拜占庭文明的一部分。而俄羅斯呢？經歷蒙古大軍西征，以及四大汗國時代的統治，斯拉夫文明實則在俄國出現了斷裂。所以，無論俄國如何努力，都無法被視為是一個沿襲歐洲文化的國家。如果僅從包裝與內在的關係去解讀的話，混合型的沙俄文化形態並未帶來多元的附加效果，雖然藝術成就斐然，但對大眾未有啟蒙。到了蘇聯時期，「明斯克」號航母似乎也是這種產物，官方基於對文明的思考，將它稱為「航空巡洋艦」，顯示既有

試海洋的心態，又抱持大陸文明的信條。不倫不類的混合，忽視實質內涵的形式框架，最終不僅僅丟了「明斯克」號這艘軍艦，還讓整個國家失去了機遇。

這就是真偽傳統的博弈——烏克蘭始終反對「泛斯拉夫主義」，卻繼承了斯拉夫文明；沙俄大力倡導斯拉夫共同體，卻被視為是蒙古游牧文化的異類衣鉢。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宿命式的反諷，現在無從得知。

從歷史出發，走向現代文明，這不是簡單的「返本開新」，而是對自身歷史的反思與鑒別，提煉出能夠融入現代社會的新元素和新思考，這是俄國近代化轉型給中國文化的經驗和啟示。在中國文化中，既有「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真儒主義；亦有「文死諫，武死戰」志忠君思想的官儒禮教。哪一種是中國文明走向現代的養料，哪一種是應當拋棄的累贅？參觀「明斯克」號航母，除了關心它的噸

位、射程、艦載機的續航能力外，順便也思考一下它失落的文化因子——因為走向海洋大國，除了船堅炮利之外，修養也是重要的一環。

偉大的國家，一定有偉大的河流。河流意識，是陸地文化自我調適的一種機制，如同一個耕作已久的農民，飲水解渴般。陸地國家對待河流的態度反映出其對文明與歷史的選擇。有河流，才有城市的興旺，才有文化的發達。以治理水患為例，上古和中古時代的中國，因水患引起的民變難以估計，因此除了崇拜河神外，疏浚河道，也是官家造福百姓的政績之一。

從水師到海軍，河流到海洋，中國即將擁有自己的航母。走向海洋文明的大國是國人的夙願。但是跨越這一步確實需要一種與之相匹配的文明素養。大海般的廣闊胸襟、與歷史源頭的緊密聯繫、宏觀而非狹隘的視野、對多元生態的包容，擁有這些，才稱得上真正的海洋大國的國民。